

李牧華

## 傳記中的趣味

起床後，我燃起一支香煙，從臥室裏走進客廳，她抬頭望着我一笑說：

「今天你看起來並不面目可憎呀！」

我不明白她的意思，茫然地望着她：

「難道說別的日子，我看起來就面目可憎？」

「噢，你不是常常說：『古人云，三日不讀書，面目可憎，語言乏味』嗎？」

「我的確這樣說過。」

「你糊里糊塗地睡了三日三夜，現在看起來，目光柔和，臉色蒼白，嘴上吊着香煙，倒頗有浪漫藝術家的神韻。」

一場重感冒，使我昏昏迷迷地睡着了三天。在最近五年裏，一連三天沒有摸書本，這還是第一次。

本來一個靠稿費維持生活的人，像農夫一樣，讀書就是播種，寫稿才算收穫；可是大部分靠稿費生活的人，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讀書。

記得我前年參加華欣文化事業公司舉辦的文藝工作者聯誼會，有一位作家大聲疾呼：「我們不要只寫不讀的作家。」

其實，不是作家，也應當天天抽出些時間來讀書，人類的知識天天在進步，不跟着知識跑，必然會被知識淘汰，而追求知識的捷徑就是讀書。

我讀書的目的，大部分爲了我的資料，可是在翻開書本以後，常常會不知不覺地把目的丟在腦後，結果由實用變成了享樂，始末料及的興趣，把我引入着魔的地帶。

記得在五年前，有位朋友出版了一本有關「批判哲學」的書，他送我一本，要我讀過以後，把意見告訴他；但我知道要想了解「批判哲學」，首先要了解康德，而這位格尼斯堡的神祕哲學家，在思想上非常深奧難懂，他閉門研究了六十年才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「純粹理性批判」，從此以後，他的思想統治了整個哲學領域，他的主要學說，成了現代哲學的通則。可是了解康德思想的人，有一半以上並不是讀了康德的著作而了解了康德的思想，是讀了那些職業哲學家對康德的批評、解釋和分析，而了解了康德的學說。

在康德還活着的時候，有人抱怨他的作品上沒有舉例，而使讀者無法了解，他馬上說，他的作品沒有舉例，已經厚達八百多頁，舉例會使他的書變得冗長乏味。

「我的書不需要人人能懂。」他說：「我的讀者對象，只是有限的一些職業哲學家，而這些不需要舉例也應當能讀懂。」

我不是職業哲學家，讀不懂他的書。他的書像耶和華隔着雲層說話一樣，凡俗的耳朵，聽不懂他的真

諦，我從朋友處借來了一本保爾森著的「康德傳」，翻開書本，忘記了尋求康德的思想線索，他古怪的作風，生活的幽默，治學的方法，引起了我最濃厚的興趣。

這位出身寒微的哲學家，一生節儉，一生窮困，一生沒有錢討老婆。他寧肯向朋友借錢，也不肯用著作爭取讀者，增加稿費上的收入，所以在他的「純粹理性範圍內之宗教」一書出版後，因為詆譭了國教，教育部長吳爾納打算把康德教授革職嚴辦的時候，德皇威廉三世的一位雇員輕描淡寫地說：「只有少數人談康德寫的東西，而且大部分他們又讀不懂，他的作品不會發生什麼力量。」就是這幾句話，使康德免於身入囹圄。事實上，康德的作品，正如哲學評論家所說的：在哲學史上從來沒有一位哲學家像康德一樣成名得那麼晚，也從來沒有一本哲學書像康德的作品一樣那麼有影響力。

康德就是一位懂得在書中尋趣味的閱讀家，他的職業是研究哲學，但是他讀的不只限於哲學書籍。他出版過「火論」，「物理單子論」，「天體自然史」，「地球衰老論」，「人類種族論」，「腦病」，他

簡直是一位天文地理，醫卜星象，無所不通的學者。但是他最著名的却是地理講演，每次開講，講堂外也有容納不下的聽衆。教育部長會派人來記錄他的講稿，然後在高級官員之間傳閱。使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活了八十歲的老人，一生沒有見過海，也沒有見過山。他出生在格尼斯堡，距波羅地海只有十多哩，距塔萊山只有二十哩，他是哲學史上唯一沒有離開故鄉一步的哲學家。

他雖然沒有離開過故鄉一步，講起遠方的地理，山脈河流，風俗人情，頭頭是道，使聽衆誤以爲他在他所講的地方上長期住過。事實上，他只不過是看過地圖，讀過地理書籍和遊記，他從這些書上讀出了趣味，而這些趣味又給他的講稿增添了生命。我們中國也有一句老話：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」

我丟開康德傳，也忘記了他的哲學；但是康德的影子却仍留在我的腦海裏。

一個月後，我的朋友問我，對「批判哲學」有什麼意見？我滔滔不絕地告訴他，康德是怎樣散步，怎樣喜歡讀盧騷的「民約論」，又怎樣發誓不上教堂，不結婚，因爲他是一個喜歡抱着書本睡覺的哲學家。

一本康德傳，引起了我讀傳記的興趣，興趣像火一樣在渾身燃燒着。

哲學史家在康德之後，總會留些光榮的篇幅給黑格爾，我讀過康德傳以後，緊接着又讀了一部凱爾寫的「黑格爾傳」。

黑格爾是康德的直接繼承人，在古怪和幽默上比康德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似乎凡是哲學家，必須要古怪，要幽默，好像不古怪，不幽默，就不能成其爲哲學家。

黑格爾從康德的作品裏讀出了趣味，也從自己的腦子裏想出了趣味。有一天，他只穿了一隻鞋子走進教室，爬上講台，他的學生大爲吃驚，而這些老教授在學校的時候，一邊走，一邊想，把一隻鞋子留在路上的泥漿裏，居然自己未曾發覺。

沒有比名人傳記更有趣的讀物，我的感覺的確如此。記得我讀完勞蘭特寫的「林肯傳」以後，在趣味熱浪的鼓勵下，我居然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出版，其中有一段的大意是這樣的。有一次，林肯發表演說，講了敵人的許多優點和美德，使他的知友兼私人顧問詹姆斯大爲驚奇。當他講演完畢以後，詹姆斯問他，爲

什麼不利用機會攻擊他的反對者，而要恭維他們呢？林肯說：「我在消滅敵人。我的演說會很快傳到他們耳朵裏，他們聽了會高興，化敵爲友，這是消滅敵人的好辦法。」

我們往往由於一時的疏忽，背地裏說了一句使朋友不中聽的話，結果，朋友成了敵人，而自己還不知道。我們有一句老話：「背地裏朝廷爺也可以罵」。這句話是錯的，罵不得。

算來讀過馬修·派爾茲寫的「莫以桑傳」，已經兩年零四個月了，但是一直沒有忘記讀時所給我的痛快感。派爾茲是一位筆力萬鈞的傳記作家，他在文字上的誇張，顯然是爲了要替這位窮科學家揚眉吐氣。

這位一九〇六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莫以桑，出身寒微，早年在藥店裏當學徒，受盡了窮困和虐待，他發誓要成爲偉大科學家，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」這句話應驗了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，巴黎的報紙上刊出了一條新聞；莫以桑教授發明了人造鑽石，大如雞蛋，亮度和硬度，與天然鑽石一樣。這條新聞發佈以後，即刻全世界的鑽石價格狂跌不止，在一禮拜之內，歐洲的

許多鑽石礦區，都停止了開採。三月十一日那天，三個鑽石巨商，從倫敦趕到巴黎大學，要見學徒出身的莫以桑教授，見到以後，要看他的人造鑽石，看了以後，其中一位說：「我們從倫敦趕來，並不是爲了看人造鑽石，是要收買你的發明權，只要你說出一個數目，我們不會討價還價。」

「我的發明權從來沒有出售過，也沒有申請過專利。」莫以桑說：「我都是把方法登在報紙上，讓大

家自由製造，我拒收任何利益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鑽石商驚奇地問。

「因爲只有互相自由競爭，才能製造出價廉物美

的東西，使大眾受惠。」

「但是人造鑽石的發明權，你必須得出售，」鑽石商人說：「我們買到方法以後，並不製造鑽石，要把方法毀掉，因爲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鑽石礦工，都面臨着失業的危機。」

「既然這麼說，你們回去吧，」莫以桑說：「我不會再造第二顆人造鑽石，也不會把製造的方法洩露出去。」

第二天他向新聞記者說，人造鑽石的原料雖然是

不值錢的碳，但是製造的成本也不會比天然鑽石便宜。

凡是成功的人物，在個性上都有些特殊，哲學家古怪，科學家也不例外，而文學家又何嘗能例外呢？巴利安·摩爾在他著的「福樓拜傳」上，告訴了讀者一個令人噴飯的插曲，也就是這個小插曲，表明了福樓拜對作品的忠實性。

福樓拜，這位文學史上的寫實派大師，在作品上處處求其真實，他的代表作是「包法利夫人」，女主角的結局是服毒自殺，福樓拜寫到這裏，遭遇了困難，因為他沒有服過毒，就心寫出來不夠真實，於是告訴他的醫生，給他準備一包解毒藥，等他吞下毒藥，體驗過毒性發作的痛苦滋味以後，再用解毒藥挽救他的生命。這種計劃在理論上可以，事實上危險性太大，於是醫生把這個計劃偷偷地告訴了福樓拜的詩人朋友裴沙先生。這位老詩人對醫生「如此這般」了一番。第二天，醫生給福樓拜吞了一包毒藥，十分鐘以後，他覺得肚子裏咕嚕嚕的響了起來，像沸水一樣在翻騰，他趕忙跑進了廁所，當他出來的時候，看見裴沙坐在客廳裏，原來是醫生聽了詩人的話，給福樓拜吞

下了一包瀉藥。

記得我中學畢業的那年，有位老師的臨別贈言，是要我們多讀名人傳記，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。告別了老師，也忘記了師訓，三十年後，在偶然的機會裏，對讀名人傳記發生了興趣，卻並不重視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，最感興趣的是大學者的古怪作風和幽默，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只圖享受的傳記讀者。

一場重感冒，使我一連三天沒有和書本接觸，早晨起床身子有些輕飄飄的，我燃起一支香煙，走進客廳，看見沙發上放着三天前從朋友處帶回來的一本「馬克吐溫自傳」，馬克吐溫是著名的幽默作家，我相信他在自傳上不幽默讀者，也會幽默他自己。我躺在沙發上，拿起了「馬克吐溫自傳」，又忘記了等稿費買米下鍋這回事。

王永慶著、書評書目叢書

## 談經營管理

全省各大書店均售